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The Shattered
Shadows

碎影

风雨九龟湖系列之二

公常平

◎著



生活为什么会有影子
影子为什么会是碎的
风自天上来，大地苍茫
大地有起有伏，大地
在起伏之间收藏了我们
我们因此而深切，深切的

使影子，使碎

我们本分的光辉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The Shattered
Shadows

碎影

风雨九龟湖系列之二

公常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影：风雨九龟湖系列之二 / 公常平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6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065 - 1

I. ①碎… II. ①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4993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4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周末的晚上，钟玉保内心燃烧的欲望不断升腾、不断膨胀，以致他被这种欲火控制了腿脚、控制了大脑，让这种欲望驱使着他执拗地站在路的拐角，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兵的营房，默默地在心里发誓：今晚一定要与何萍浪约个会。

军营里的管理很严，钟玉保虽有点不适应，但在省军区体工队的生活，他还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天天进行自己感兴趣的训练，还不时外出参加比赛，看看各地风景，又能常常看到何萍浪她们排练、演出，欣赏到她亮丽的歌喉，每天上午上文化课时，他们还能坐在同一个教室一起听课，时不时地可以说上几句话。

几个月前与邓远航、洪光武竞争当小兵的名额，最后还是他和何萍浪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来到了省城，过上了部队生活。十五六岁，还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但几个月来他头脑中除了何萍浪外，就没什么其他人的位置。

这天是星期六，下午训练结束时，他心里就有些骚动，一吃过晚饭，他就在军营里转。他一会儿站在转弯处，向两边的路上看着，想能远远地见到何萍浪；一会儿又来回回地走着，想在不经意中碰到何萍浪，以便满足他心底的欲求。他来回踱着步，眼睛在不经意地左右扫着，头脑中早已闪现着何萍浪的身影。他仿佛看到了她那修长的身材，触到了那白嫩的肌肤，摸到了那乌黑的头发，闻到了那发丝的幽香。这样像做白日梦似的来回转了几圈，也没见何萍浪出现，不光如此，连她们队女兵的影子一个也没看到。这时，他的步子已不像先前那样悠然而了，而是变得急促起来，一会儿乱走一气，一会儿用脚猛踢路上的石子。

正急躁不耐烦时，队长乘一辆三轮摩托停在了他的面前。队长给他下

达了紧急任务，命令他立即乘摩托车到九龟县驰援省男篮二队。

原来，华东六省一市青年男女篮球友谊赛在九龟县举行，因这类比赛是中断了数年后首次开赛，虽然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各家暗地里都在争着前三的位置。作为东道主队的省领导更是争胜心切，给省体委的要求是：力争第一，确保第二。省体委领导感觉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任务，便想起向省军区借人的办法。要求借一位个子稍高一点又较灵活的青年球员，连夜赶到九龟县，明天白天磨合一下，晚上就参加比赛。

钟玉保开始接到命令时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今天的心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就是要见何萍浪，本来想在这里死等她，发誓今晚非等到她不可，然而这任务一来，不但今天见不到何萍浪，可能一个星期都见不到她，自然心里很不舒畅。可又一想，几个月没回家了，今天能穿着军装，坐着摩托回到九龟县，可以让家乡人看看他的威风，也能让邓小二子、小要饭的对他的军装眼馋眼馋。可队长偏要他到宿舍脱下军装，穿上他带来的球衣球裤，而且还不准说自己是军人，除了一件军大衣外，再不准带部队其他任何用具、纪念品等，生活用具到九龟县配发。

钟玉保不光是为这些不高兴，还因为队长叫他穿球衣球裤不高兴，他当时在心里就直骂队长“乌鸦嘴”。他从小受奶奶影响不小，干什么都要图个吉利。这“球衣球裤”的“球”与“囚犯”的“囚”同音，平时说还可以，队长在他出远门时说“囚衣”，他感到很不吉利，担心路上就会出什么事，所以在心里骂队长，但也没其他法子，只好按命令去做，到宿舍换了军装，坐上省体委的三轮摩托车就出发了。

一上车，他把“囚衣”的事就忘了，倒很兴奋地与省体委的驾驶员闲扯了起来。

“工人老大哥，看你这破车老掉牙了，还不如我们部队退役的车子呢。”

驾驶员顺着他的话搭道：“破车？这就不错啦，这还是你们今年刚淘汰给我们地方的，我们那儿还有抗美援朝用过的车子呢，都多少年啦？二十多年了，恐怕比你年龄还大呢。”

“我们不是有退役的吉普吗，怎么不开辆吉普来送我？”

“那么个大单位除一辆上海轿车外，就剩一辆吉普了，也还是你们淘汰

给我们的，它明天还要送领导过来呢。”驾驶员答道。

“浪的，你们体委真穷，我爸在九龟县出差都能坐吉普了，体委那么大干部应该坐轿车。再说，你们体委领导也不会算账，他们坐吉普去，叫我坐这鬼东西冻得要死，把我冻伤了，我还怎么帮你们打球？我不帮你们打球，凭你们那帮愣头青怎么能拿第一？”

“我的解放军同志唉，你千万不能冻伤，来临时我们领导就叫我保护好你，要求我必须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大活人送到九龟，要是有一点损伤就拿我是问，擦破一点皮都不行，你要是冻伤了，不能上场打球，二队赢不了球，拿不到名次，球队不好向体委领导交代，体委领导也不好向省里领导交代，那我还不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批斗啊？要不我把棉帽子、棉手套给你戴。”驾驶员说着就要停车脱手套。

“算了算了，我一个革命军人还没有那么娇嫩，我这身体也不是纸糊的，不是吹的，我也是练过的人，到战场上，三五个小日本鬼子我照样把他们打趴在那儿，就是没机会表现罢了。走吧，走吧。一名军人怎么能跟你们老百姓争帽子争手套呢，说出去多难听啊。”钟玉保显得很军人的样子。

深秋的夜晚，一轮冷月高悬天空，凉气袭人，无论是坐在驾驶位子还是坐在摩托车兜里都会有飕飕的凉风扑面而来。钟玉保这时确实感到阵阵寒意直侵心窝，虽与驾驶员有一搭没一搭地吹了一会儿，转移了视线，但随着夜越来越深，寒意也越来越重，他裹了裹棉大衣，把领子向上提了提，缩起脖子，抄起双手，将整个身子蜷成一团想往车兜里钻钻，可因自己一米八的块头，怎么伸，还是有大半截身子在外边，他只好猫着腰，蜷缩着。

驾驶员见他像睡觉的样子，便提醒他说：“解放军小同志，你不能睡觉，睡着了不安全！”

“嗯，我晓得，我没睡。”

他确实没睡，他还在想着何萍浪。她今晚干什么去了呢？怎么没见进营房呢？是不是被哪个四个兜的干部约出去啦？这个小狐狸精，忘恩负义的小东西，她爸死时，她吃住在我家，我家人对她多好，不是我家人，她还不晓得冻死饿死在哪个田埂堰子呢，哪里还有今天穿着军装，在军营整天唱啊跳的份？现在翅膀硬了，连过去的恩人都忘了，几十米的距离从来不跟我联

系，跟百十里外的邓小二子通信倒勤呢。大半年了，我约她，借口说首长要求严，从来不肯出来，今天肯定是首长约的吧？这下倒不说严了嘛！走着瞧，部队里总不能扎根，总是要退伍回家的，到时退伍回家安排工作，看你求不求我，到时你求我，我还不睬你呢，你这个小妖精。“呸！”这么想着把个“呸”字真吐了出来。

驾驶员以为他胃受了风要吐，赶忙将车子靠边停下，脱下大衣围到钟玉保前边说：“解放军同志，你是不是受凉了，胃难受想吐？要保重身体，明天还要比赛呢。”

钟玉保推开驾驶员的棉大衣说：“没有没有，快走快走。”钟玉保把左手向前伸伸，借着车灯看看自己的上海表，又说：“这是到哪里啦？都快十二点了，还有多远啦？快到了吧？”

驾驶员又穿好棉大衣，一边开动车子一边说：“有一半路了吧。”

“浪的，你技术不行吧？怎么开这么慢？快点快点。”钟玉保有点不耐烦地说。

驾驶员本来怕他冻着才把摩托开得慢一点，这下见解放军同志不耐烦了，且时候也不早了，再迟了问题就大了，因九龟县是水网地区，深秋季节常常大雾弥漫，到九龟县境内要是起雾，车子就难行了，于是驾驶员加快了速度。

果真，三轮摩托没行多远，雾已慢慢起来了。

2

随着摩托车不断地前行，雾越来越浓，月光也越来越暗。雾像是与车子反向行驶的幕墙一样不断向车后推进，吞没所有在路上行驶的车辆。车灯向前方射去，一团团的浓雾扑向摩托，像是一堆堆高大的浪花，一会儿升得很高，从摩托车顶上冲过，一会儿从高处砸下要把摩托车冲翻压垮。这时，天上的月亮已不知所处，摩托的灯光也越行越短。

钟玉保一点睡意也没有，早已用双手紧紧地抓着车把，两只眼睛瞪得圆

圆的，头伸向前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一边注视着前方，一边还不住地提醒着驾驶员：“慢点慢点，前面有车；慢点慢点，大坑大坑；慢点慢点，水塘水塘。”他知道，平时晴朗天气在这么窄的沙石路上行驶还有不少事故，何况这是在大雾天里，就很难说不发生事故了。

摩托车继续前行，越向前行，车子被雾浪裹得越紧，车子的灯光拼命地钻开浓雾，竭力地向前延伸，浓雾拼命地抓住灯光，使劲地把灯光往灯罩里压。行驶中突然听到吱吱的一阵刹车声，才知道迎面一辆车已到眼前，把钟玉保吓得冒出了一身冷汗。这时钟玉保脑子里又闪出了队长说的“球衣球裤”，心里想起来还要骂队长，不能说几句吉利话，偏要说“球衣球裤”，臭嘴！骂归骂，浓雾却没办法驱散，自己满身满头的雾气，满脑子的却是“囚衣、囚衣”，他想叫驾驶员把车停到路边歇一会儿再开，又怕驾驶员说他贪生怕死。确实也不知这雾什么时候散，前边的雾有多远，如果让部队领导知道自己因为害怕出事故停车休息，而耽误了完成任务，那也要吃批评、受处分的。

摩托仍在雾浪中拼搏着，他满脑子仍是“囚衣、囚衣、囚衣……”，他想把头脑中的“囚衣”变成“保佑、保佑、保佑……”，可怎么也拗不过来，他尽力地回忆着奶奶，心想奶奶心善，想到她，头脑中的“囚衣”会变成“保佑”，还真有点效果，可是头脑中刚出现一个“保佑”，就又变成“囚衣、囚衣”了。他又在头脑中想丁和美，想她怎么由一个美女变成一个丑八怪，又想何萍浪，想她怎么进步那么快，时间不长，竟然由一个水上丫头变成了一个独唱演员。但他想这些也都没用，都是闪一下何萍浪，又闪一下“保佑”，但最后又变成了“囚衣、囚衣、囚衣……”。

何萍浪入伍半年，的确进步很快，因为有专业老师指导，加上原有嗓子的基础和她的刻苦勤奋，渐渐成了军区文工团一名独唱演员的苗子。今晚她并未如钟玉保所想的那样是去跟哪个“四个兜的”约会了，她也还没到谈恋爱的年龄，她只是个女小兵，她今天不在军营，是随文工团到军区大会堂，去参加“庆祝红军三大主力军胜利会师三十五周年文艺晚会”了，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钟玉保今晚等她等到急得冒跳，她即使知道了，也不想见他。因为在军营里他还是不够严肃，见到她还以为小时候住在他家那时，一会儿抓下辫子，一会儿捏下屁股的，令她十分反感，因而就是平时上文化课碰到他，她

也是尽量避开他，一下课就回宿舍，不想跟他多接触。

今天的晚会上，本来安排她演唱一首歌曲，可当她唱完《东方红》上面的《翻身道情》时，观众们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领导只好又安排她唱了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演出结束，回来虽已很晚，但她很兴奋，想给哥哥和邓远航分别写封信。哥哥在东北当兵快三年了，不知今年是否安排退伍回家了。远航爸爸与钟玉家爸爸、洪光武爸爸、黄老师他们都到县城工作了，他们的家也都搬到了县城，远航今年已在县中读高中了，不知道他想要些什么学习用品，还有就是他又跟钟玉家一个班，她心里有点说不明白的滋味，也想跟他说说。总之，想把自己在部队的学习、训练情况告诉他们，也想问问他们现在的情况。营房里的灯熄了，她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刚写完给哥哥的信，还没来得及写给远航的信，班长发现她床上有动静，掀开她的被子，命令她立即熄灯睡觉，她只好作罢，熄了灯，躺了下去。

可躺在床上，她还是睡不着，便在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写起了给远航的信，一遍遍写的时候，头脑里又一遍遍冒出九龟湖边的大堤、九龟湖大堤上的那棵老槐树，闻到了那老槐树上槐花的香味，看到了那槐树花下的远航和她的影子，摸到了她拆了自己的毛衣给远航编织的手套和围巾……不知写了多少遍，想了多少遍，就在这一遍遍的写、一遍遍的想中，她进入了梦乡。

这天下午，邓远航他们九龟中学高一年级四个班的学生被文教局抽来，参加在县灯光球场召开的“九龟县少年体校成立暨新篮球场落成典礼”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知道华东六省一市青年篮球赛明天在这新建成的灯光球场进行，领导还在台上讲话时，他们几个男生就盘算着到哪里去找几张球票了。会一散，洪光武就拉着邓远航向主席台跑，后边跟着一帮男生。他跟邓远航说主席台上坐着的一个高叔叔是同他爸爸一起下放的省里干部。他们跑到主席台边，高叔叔正陪着上级领导向外走，洪光武一把拽住他的衣角喊道：“高叔，给我几张球票。”高叔叔见是洪院长的儿子，便侧身对他说：“这么多人，我票怎么给你呀，明天再说。”说完就陪领导走了。洪光武和其他同学一起看着邓远航，似乎是在问他有什么办法。

邓远航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爸爸今年7月份才调到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作的，全家搬上来还不到一个月，人生地不熟，找哪个要票去？洪光

武爸爸到县里早些，是5月份到县法院当院长的，而钟玉家爸爸更早，他3月份就调到县城工作了，在县革委会政工组任副组长，他们来得早，熟悉的人多，还是找他们想想办法。于是，他对洪光武说：“还是找家家吧，她爸爸是政工组的，肯定有票。”洪光武说：“唉，不要烦了，明天不是还来开万人大会嘛，明天再找高叔，肯定有票。”



钟玉家、洪光武、邓远航三家，还有黄老师家搬到县城后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说是一个院子，实际上就是前后相对的两排平房。院里住着十几家人，洪光武和钟玉家两家住前面靠街的一排，邓远航和黄老师两家住后面一排。

他们三个孩子虽已长大了不少，也知道了不少男女之间的事，但因从小在一起长大，现在又在一个班级，又还住在一个院子，平时照样互相串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仍然不分彼此，没有什么忌讳。

这会儿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玉家家里灯还亮着，人也不少，确实是有事。起初是县委的一个干部来向钟大同副组长透露个消息：他在省军区当兵的儿子今晚到家，叫他们等等再休息。

听说当兵几个月的儿子要回家，钟大同夫妇自然十分高兴，张罗着到街上的湖宾馆买些熟菜，等儿子回来好好犒劳犒劳他。弟弟妹妹听说当兵的哥哥要回来，一个个兴奋得像觅食的小蚂蚁一样，在家里家外乱窜。可是，左等右等，也没见哥哥到家。弟弟妹妹几个开门出去望，望不到，又到路上望，仍然不见哥哥的影子。家家带着两个弟弟家里家外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雾气倒带回来不少，但哥哥却没接回来。最后，两个小伢子累了，一个躺到了小桌子上，一个趴在椅子上，都睡着了。钟玉家点无困意，她心里很紧张，但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便一人跑到街上，站在那里，两眼紧盯着伸向雾里的马路，可此时只有近处的路灯下偶尔有一两只狗呀猫的穿过，其他连一个影儿都没有。

洪光武昨晚不知吃了什么咸的，水喝多了，夜里起来解小便。开门出来，外边一片大雾，看不了几米，他便趁着大雾往马路边一站，手向裤裆里掏着就要小便。忽而依稀看到有个像是钟玉家的女孩背对着他站在那里，他赶忙捂着裤裆蹑着脚步走进了自家屋里。进了屋，他轻轻地揭开窗帘向外望去，虽有雾遮着，但钟玉家的模样，他熟透在心。是她！鬼啦，她这么晚站在那大雾里干什么？准备上学啦？不对，时间没到呀，他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才夜里两点。难道她也是跟我一样起来夜尿的？不对，她们女孩哪个敢在大街上撒尿啊？想到这儿，自己先笑了起来。对啦，她是不是在等邓远航？平时她就向着他，也想着他，两人还常常眉来眼去的，这会儿肯定是他们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来约会的。此时，他拍拍自己的脑袋，对自己说：平时还自以为比邓远航聪明，现在人家把自己卖了，自己还蒙在鼓里呢，人家夜夜约会谈情，我却睡在被窝里打呼给他们伴奏，真是被他们耍了。不行！我倒要盯住他们，看他们怎么约会，今晚抓他们个现行，明天让全班同学都知道他们的丑事。

这时，钟大同夫妻俩眼看时间已到凌晨两点，心里非常着急，平时就是坐客车，从省城到九龟四个多小时也到了，这都六个多小时了，车子开得再慢也应该到了。但今夜这么大的雾，很难说路上有什么事了。不行，得去看看。

钟大同跑到县体委去问，体委的人说正在与省里电话联系。其实，体委的电话已摇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接不通。电话也很难打，先要摇到县邮电局总机，再由县总机接到省城总机，由省城总机接到省级机关总机，这一个总机一个总机地接下去就要好长时间，最后接到省体委，因是周末的深夜，也无人接电话，挂断，再从头接起，又要好长时间，有时一天也打不通一个长途电话。想接到省军区的电话问问，可是地方总机要接通部队里的电话更是难上加难。钟大同也知道打长途电话的难处，除了叫体委不停地摇电话外，夜这么深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回家等，实在不行，明天天亮再说。

这边，洪光武眼睛盯酸了也没把邓远航盯出来，倒看到家家爸爸急匆匆地一路小跑地出去了。他想，她爸爸没睡，怕是邓远航也不敢出来勾引家家吧。莫不是她家有什么事？或是他爸爸吵她了？想到这儿，他放下窗帘，推

开前门，走到钟玉家背面，问：“你这么晚，站这里干什么？”

“你把我一吓，我以为是鬼的呢。我等人。”钟玉家眼睛仍然看着前方说。

“果真等人！你天天在这儿等他吗？”洪光武像是被深夜的寒风所侵袭，声音抖抖地说。

“哪来天天等啦，半年了才等这一次。”钟玉家答道，两只无神的眼睛仍然看着前方的浓雾。

洪光武心想，半年才等一次，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第一次就不能让他们约成，非搅了他们不可。于是他说：“那好，你一个女孩深更半夜的在这儿不安全，我陪你一起等。”

邓远航睡觉前见到钟玉家那种情况，心里一直噎着，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也醒了。醒来后，他又掀起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对面的屋里灯虽然还亮着，但不见人影了，向巷口望望，好像那儿有两个人站在雾里，再睁大眼睛看看，那是钟玉家和洪光武！难道事儿出在他们俩身上？他们爸妈把他们赶出来，不准他们进门？这深夜雾大天冷，得帮帮他们，先叫他们到我家来坐坐再说。想着，他便开门向巷口走去。

“来了，你等的人来了！”一直瞄着巷口的洪光武低声说。

“啊？在哪里？”钟玉家一阵兴奋，脸上漾起了笑容，两只发亮的眼珠穿过雾气看着洪光武，像是因哥哥终于平安到家而流露的激动，又像是因他带来哥哥的消息而发出的感激。

洪光武看她那兴奋的样子，就一肚子不高兴，心想：大雾里我陪你站半天了，你就一直拉着个脸，愁眉不展，他刚一出现，你就喜笑颜开，比演员变得还快呢，便不愿答她的腔，只是用手随便地向巷口那指了一下。

钟玉家的眼睛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巷口里并没有穿着军装威武雄壮的哥哥，而是比哥哥矮一头的邓远航，顿时，两眼的泪水如下雨一般唰唰地直往下滴，嘴里也发出了“呜咽”声。

洪光武见状更生气，便厌烦地说：“你比何萍浪还适合做演员呢，什么时候这么能装腔作势啦？看到我是愁，听到他是笑，见到他又哭，你不会是得脑膜炎了吧？”说着要用手去摸钟玉家的脑门，看是不是发烧了。

洪光武的手还没摸到钟玉家，钟玉家就一脚踢过去说：“去你的，就你会幸灾乐祸！”洪光武“哎呀”一声向后退了一步。谁知他还没站稳，后边又推来一手，推得他打了个趔趄，向前连冲了几步才站住，险些跌倒。

原来，邓远航见钟玉家哭得伤心，又见洪光武还要动手，就冲上去，一是想拦住洪光武，二是想教训他一下，正巧这时洪光武为躲钟玉家的脚退到他跟前，他便一边顺势推了一把，一边喊道：“小要饭的，你深更半夜在家门口欺负女伢子，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城市来的，你就是小要饭的品，你就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见洪光武把钟玉家欺负哭了，他连多年不喊的“小要饭的”也喊出来了，还把刚从政治课上学到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流氓无产阶级”也用上了。

洪光武向前冲了几步止住后，又反转过来冲到邓远航面前，高高举起拳头就向邓远航脸上砸去。他心想：好你个邓远航，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你却背着我跟钟玉家约会，还揭我的伤疤，骂我是流氓，今天我跟你彻底决裂了，永远不跟你玩了！



洪光武高高举起的拳头砸下去一半就停在了那里，显出了一脸的无奈和沮丧。原来，钟玉家见他们两个像两只要斗架的公鸡，便跨上一步，站到了他们两人中间。看着两个昂着头的“斗鸡”，钟玉家既感到好笑，又觉得一头雾水。怎么今天这个大雾夜里两个人都睡不着觉，好好的脾气又都这么冲？难道这浓雾真有这么大的神力，把人弄躁了，把事搞糟了。后经一询问，一解释，三人才都如梦初醒，搞清了雾夜里的误会。

误会消除后，邓远航向洪光武赔了礼，表示以后不再提“小要饭的”，不骂他“流氓无产阶级”了。洪光武也向他们俩表示以后不瞎怀疑他们了。可赔了礼后，钟玉家眼泪又掉下来了，她担心哥哥真出事了。

邓远航见状便安慰她说：“不要怕，没得事，你家大保子又鬼又有劲，不会出事的，要不我们陪你到车站去等他。”

“要是坐客车倒好了，是省体委的车子送的，还不晓得是什么破车子呢。”钟玉家呜咽着说。

“那没事，省里车子多呢，我知道，我爸爸在省里就坐的是进口的拉达轿车，你哥至少要坐个上海轿车回来吧？”洪光武安慰钟玉家道。

“对，洪光武见多识广，省里的事他晓得的多，你哥是当兵的，不坐轿车，起码坐个吉普回来。”邓远航附和道。

“你们不要骗我了，要是好车子，他早到家了。”钟玉家仍然呜咽着说。

邓远航见哄不了她，便说：“要不这样，我们陪你一路向前去迎你哥哥。”说完便向前迈步了。

“好，说走就走。”洪光武说着也往前走了。

钟玉家见他们向前走，便小跑两步也跟着他们向前走。

走了没两步，洪光武说：“等一下，等一下。噢，不行，你们先走，我就来。”说着跑到路边的黑暗处哗啦啦地尿了起来。尿完后赶忙跑起来，赶上他俩，三人一起向通往省城的方向走去。

起初，路上的能见度只有几米，后来逐步增加，到鸡叫时，已能看到前边二百多米。他们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离家多远了，一路上一辆汽车也没看到，就连一辆拖拉机、一辆小驴车也没有。直到太阳出来，雾也散了不少，他们才想起今天在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便急急忙忙往学校赶。跑到学校，校园里已空无一人，知道已经迟到，早饭也来不及吃了，便径直跑到体育场参加会议。

今天批判大会有县里各单位的工农兵学商等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号称万人大会。会场里噪音很大，许多人昨天都已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今天同事、朋友在一起就小声地互相说说心里的想法，讲讲各自的高见，因而议论声较大。邓远航他们坐在那儿开始还认真听大喇叭里讲，后来见别人议论，他们忍不住也议论了起来，早把钟玉家哥哥的事丢在了一边。

邓远航故意逗洪光武说：“你说像我们这么亲密的朋友，你以后会不会在背后搞我呢？”

“我要背地里搞你干什么啊？饭吃多了撑得慌啊？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对我采取敌对行动，还像夜里那样骂我，保不准我要对你采取革命行

动。”洪光武仍然对邓远航还喊他“小要饭的”，骂他“流氓无产阶级”耿耿于怀。“还有，你要是……”本来他想说“你要是跟我抢钟玉家，我就对不起你”，但周围都是同学，说出去大家都要笑他，话到嘴边又改口说：“你要是欺负钟玉家，我就不会给你好果子吃。”

邓远航觉得他说的话让人莫名其妙，说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什么时候欺负过钟玉家啦，从小在石龟镇时，那时还没有你洪光武呢，我们就在一起玩了，她哥哥要想欺负我时，她还跟我站在一边呢。想到这儿，他便把嘴贴着洪光武的耳朵说：“我向你保证，我保证永远不欺负她，我可以跟你赌咒，我对她比你对她还好喃！”

“赌个屁的咒！你要是对她更好，我就……”洪光武正说着，老师走了过来，他便赶忙把话刹住，两眼不安地盯着老师的两条腿，以为老师要走过来训他们不遵守会场纪律了，哪知老师从他和邓远航边上走过，没找他们，奇怪的是老师走到前边并没讲话的钟玉家面前，把钟玉家叫走了。

钟玉家坐在那儿听他们议论，但并没听进什么，心里很乱，也不想说什么，只是一直惦念着哥哥的事。这会儿，老师来叫，她知道不好，肯定是哥哥出事了，跟在老师后边走时她的眼泪就已掉了下来。

洪光武见钟玉家眼泪掉下来，便有点自责了，认为自己今天讲话太多了，破坏了会场纪律，反把钟玉家牵累进去了，觉得老师批评钟玉家不公平，应该批评自己，不应该冤枉钟玉家。想到这儿，他拉着邓远航要去向老师解释清楚。

邓远航见老师来并没批评他们，却把钟玉家叫走了，就知道她哥哥钟玉保有消息了，见钟玉家掉泪了，又觉得恐怕是凶多吉少，也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洪光武一拉，他便跟着出来了。

5

老师把钟玉家叫出来，确是告诉她哥哥的消息。原来，她爸爸天一亮又去体委问电话是否接通，一直等到上班时间，省体委有几位领导要到九龟县

参加“华东六省一市青年男女篮球赛”的开幕式,来集中乘车时,才接通了电话,确认了钟玉保昨晚大约九点钟乘体委的三轮摩托去九龟的,应该早到了。一听这话,钟玉家爸爸立即请了假,借了县里的吉普车就沿路寻找儿子去了。

他们沿路寻到邻县三山县的一处坡道边,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翻倒在坡下的沟里。停下车,钟大同走到摩托车旁一看,车子已经损坏,旁边空无一人,地上还清晰可见几摊血渍。看了现场,钟大同立即上车直奔三山县人民医院。以他的经验,他认为儿子是出了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事,肯定有人已把他们送到靠近的三山县人民医院了。

钟大同猜测的一点也不错,他儿子和驾驶员已被一位路过的卡车司机送到了三山县人民医院救治。

昨夜车行驶到三山县境内时,钟玉保就己很紧张了。不仅是大雾笼罩,还因为三山县是个丘陵地区,坡路较多。车越向前开,他越紧张,除了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嘴里不停地喊“注意注意,慢点慢点”外,他还做了些准备,就是两手紧紧抓住前面的把手,两腿从车厢里向后缩起,整个人向后坐了坐,以防出事故两腿被蹩在车厢里不出来。

但是后来摩托车撞上一棵大树向坡下翻时,他还是有点猝不及防被摔了出去。好歹之前已把腿缩出车厢,人没有蹩在车里随车翻到沟里。被摔出来后,他翻了几滚也滚到了沟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用手摸摸头,头还是好的,只是有不少黏液,大概是哪里流血了。他躺了一会儿,喊了几声驾驶员,没有人应。他试图站起来,但腿疼痛难忍,站不起来。他向四周看看,雾很大,夜很深,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好又躺下。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喇叭声和汽车的灯光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从他们上边掠过。当有车驶过时,他总是大喊“救人啊!救人啊!”,可车上的人既听不到他的声音,又看不到他的人影。这样喊着、躺着,躺着、喊着,天也快亮了,他觉得不能在这里等死,家里爸妈、弟弟妹妹们还等着他活着回家呢,得赶快自救。不能站,他就爬。他把在部队里训练时学的匍匐前进用上,一点点地往上爬,咬着牙爬爬歇歇,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路上。这时,天已大亮,但雾还未散。他趴在路边伸长手向过往的车辆招着、喊着,但车辆从路上驶过并没停下。

他骂那些驾驶员都是见死不救的小人，等老子好了非整死你们不可。其实，他错怪人家了。因为雾大，他又在路边的低处，驾驶员不注意是很难看到他的。

他索性做出十分冒险的动作，爬到路中间，向上高高举起手，这样过了一會兒，一辆卡车驶过来时看到了他。好心司机把他背上车，又下坡把摩托车驾驶员背上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附近的三山县人民医院。

钟大同赶到三山县人民医院时，驾驶员还未苏醒，正在抢救，钟玉保头部已包扎好，同时也做了X光片检查，左脚第二、第三跖骨骨折，右腿腓骨骨折，右臂肱骨粉碎性骨折，医院暂时只能做固定处理，需转院到有条件的医院动手术。

后经钟大同与县里、省体委、省军区体工大队几处联系，省军区体工大队也主动联系安排，决定把他们接到省军区医院救治。到晚上，省军区医院来了辆救护车把两位伤者接走了。

在省军区医院，钟玉保动了手术，打了石膏。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他实在待不住了，急切地要求拆了石膏赶快出院。拆了石膏，他觉得轻松了许多，但医生交代他一时还不能过多走动，更不能干重活，只能撑着走走锻炼锻炼。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还是个孩子，这样回部队休养也不方便，在征得军区体工大队领导同意后，把他接回家休养了。

在家里养了几个月，人长胖了，脸色也好了，但还是不能进行剧烈运动，而且一到阴雨天，骨头酸痛难受。鉴于此，他也不适宜再留在体工队，因而部队与钟大同、钟玉保父子俩商量后决定让钟玉保退伍。

就这样，钟玉保结束了他半年的军旅生涯，回到了学校，插到邓远航、洪光武他们班上，与妹妹钟玉家坐在了一个课堂里。这样又读了一年多的高中。

在学校读书，钟玉保除了个子亮眼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出彩的，读书学习他跟不上趟，远远落在邓远航、洪光武、钟玉家后边，表扬是几乎沾不上边，一年多来，只能看着他们神气。可是到高中快要毕业时，他却轰轰烈烈地神气了一把。

毕业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高三各班学生到学校礼堂集中开会。